

林花谢了春红，
太匆匆。
无奈朝来寒雨，
晚来风。
胭脂泪，
相留醉，几时重？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李煜《同调》

○ 话说李后主——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南唐升元元年(公元九三七年),农历七月初七,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乞巧节”。这一天,在长江之滨古城金陵的吴王府里,一个幼小的生命降临来到了人间。他就是被后世称为“绝代才人、薄命君王”的杰出词人——李煜。

李煜,字重光,初名从嘉,登上南唐君位后始改名为煜。在南唐有国的三十九年历史中,一共有过三位国主。第一位李升在位六年,庙号烈祖,史称先主。第二位李璟在位十八年,庙号元宗,史称嗣主,又称中主。第三位李煜在位十五年,国亡于宋,故史称后主。沿用下来,人们也就习惯于称他为“李后主”。

李后主兼有亡国之君与杰出词人的双重身份。究竟是杰出词人的性情导致了他成为亡国之君的悲剧下场呢,还是亡国之君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作为杰出词人的艺术辉煌?要弄清其间的是非因果,还是要先回顾历史。

□南唐立国

公元九〇七年,唐王朝在黄巢起义激起的社会大动荡中宣告覆灭。在随之而来的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风云中,北方中原地带先后建立起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个短命的王朝。这五个小王朝的存在短的只有数年,长的也不过十余年。而在同一

时期的南方，则先后分别建立了吴、南唐、前蜀、后蜀、吴越、楚、闽、南汉、南平诸国。加上太原的北汉政权，共十国。所以这一时期，历史上就称作“五代十国”。

南唐是十国中的一国，它的首府是金陵。

南唐的开国之主李升，出身贫寒。关于他的姓氏、家世及出生地点，史书记载各异。这也说明他出身的卑贱，以至于连这些基本的情况都弄不准确了。李升在六岁时死去父亲，八岁时母亲去世。他成为孤儿后，只能寄身佛寺中，聊且度日。后来，由于偶然的机遇，李升被吴国大将徐温收为养子。二十二岁时他被任命为升州防遏使、兼楼船军使，从此开始参与吴国的军政事务。经过长达二十多年的周密策划与经营，他逐步地掌握了吴国的军政大权。公元九三七年，他接受了吴国末代皇帝杨溥的禅让，即位称帝。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

李升生于贫贱，长于军旅，深知战争给百姓带来的苦难。因此在他称帝后，对内奉行保境安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周边的国家则采取和平睦邻的态度。他时常叹息说：“人生各有父母，为什么要争夺城池土地，使百姓膏血涂于草野呢？”他还主动与疆域毗邻的吴越国修好关系。南唐升元五年七月，吴越国都城发生大火，朝廷宫室器械焚烧一空，吴越王钱元瓘受惊吓后，一命呜呼。当时，有人建议南唐趁机派

兵进攻吴越。李升拒绝了这种趁火打劫的主张，他派遣使者给吴越国送去了金钱、粮食、布帛之类，以表达慰问之意。

在国内,李升勤于政务、励行节俭,又提倡文教,招揽四方人材。所以在李升执政期间,南唐国势昌盛,显示出蒸蒸日上的气象来。文化的发展,也蔚然居于当时各国的前列,一时“六经臻备,诸史条集,古书名画,幅凑绛帷”(《金华子杂编》卷上)史书因此而推崇李升,说他“息兵以养民,得贤以辟土”,有古代贤君之风云云。

然而,李升在位仅六年,便因病去世。其长子李璟即位,是为中主。

中主李璟禀性懦弱,又用人不当。在他执政的近二十年间,朝廷忠奸不辨,党争激烈,朝政紊乱无序,国势因而发生了由盛向衰的转变。尤其是用兵闽越,军旅屡兴,冬征夏敛,造成国力的虚耗。至保大十三年(公元九五五年),后周军队大举南侵,南唐乃被迫献出江北十四州的土地,又宣布取消帝号,向后周称臣,成了中原的附属国。经过这一番的挫折,南唐王朝的气数已衰而未尽。所以南唐亡国的根苗,可以说在李璟时就已经种植下了。

另一方面,南唐的文化艺术却蓬蓬勃勃的发展着。李璟本人多才多艺,好读书,他时常创作些词章作品,“皆出入风骚”。他的词清雅流丽、宛转深情,

在当时及后世都享有盛名。而宰相冯延巳也是词苑名家，是五代时词章创作保留至今数量最多的一人。冯延巳词中亦有许多艳情之作，然而他写男女相思而得隽永之趣，显得纯情而雅致。所以近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价说：

冯正中(冯延巳,字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

据马令《南唐书》记载：

元宗(指李璟)乐府云“小楼吹彻玉笙寒”，延巳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之句,皆为警策。元宗尝戏延巳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元宗悦。

君王倡导于上,宰辅呼应于下,君臣上下醉心词采,揣摩华藻,于是共同造成了南唐词坛的繁荣。

南唐的画苑也是一派灿烂的景象，可以说名家辈出，极一时之盛。保大五年元日大雪，中主李璟与群臣登楼赏雪、宴饮赋诗，曾集中画苑名手将此场景绘成图画。画幅中李璟的真容，是高冲古的手笔；侍臣、乐伎、丝竹，是周文矩的手笔；楼阁、宫殿，是朱澄的手笔；雪竹、寒林，是董源的手笔；池沼、禽鱼，是徐崇嗣的手笔。所以这幅南唐君臣赏雪宴饮图是众多画苑国手共同的创作，被誉为‘绝笔’。

南唐画苑最负盛名的要数董源、徐熙、周文矩、顾闳中。董源是山水画的大师，他笔下的画景迤

迥开阔,其间峰峦起伏,云雾缭绕,溪桥人家,各自显出古朴天真的意趣。宋代米芾《画史》自述收藏有董源画作《雾景横披全幅》,其间“山骨隐显,林梢出没,意趣高古”,又称董源所画山峰“绝涧危径,幽壑荒回,率多真意”,因而又誉为“近世神品,格高无与比也”。徐熙则是当时花鸟画的大师。徐熙为人“识度闲放,以高雅自任”,善画花木、蔬果。他的大小折枝画,极受士人喜爱,所画大枝桃花,谓之“满堂春色”。他又曾画丛花叠石,旁边点缀蜂蝉禽鸟,能传自然造化之趣。有人将其画比拟为“太史公之文,杜少陵之诗”(见沈子丞《五代绘画概述》),其艺术的造诣与影响便可以想见了。在南唐画院中,周文矩的职务是翰林待诏,他精于描画仕女,在当时有《游春图》、《捣衣图》、《绣女图》等,流传于世。顾闳中也善于描画人物,传世的《韩熙载夜宴图》便是他与周文矩共同的杰作。

在当时南唐的文化舞台上,还活跃着以韩熙载、李建勋、徐铉为代表的著名文人。在动荡分裂、战乱不休的年代里,在相对平静、富庶的江南一隅,他们共同煽起了一股重视文化艺术的风气,用诗词、画画、音乐共同编织了一副有声有色、光彩斑斓的花环。

李煜,便是在这种美丽的艺术环境中诞生,并成长起来的。

□后主生涯

李煜的一生，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前期，即二十五岁继承君位以前，此时他的身份是王子、太子；中期，即二十五岁至三十九岁，此时他的身份是南唐国王；晚期，即三十九岁至四十二岁突然去世，此时他的身份是大宋王朝的臣虏。

由王子、君主到臣虏，李后主的人生遭遇经历了巨大的反差。正如唐圭璋在《李后主评传》中所说：“他身为国王，富贵繁华到了极点，而身经亡国，繁华消竭，不堪回首，悲哀也到了极点。正因为他一人经过这种极端的悲乐，遂使他在文学上的收成也格外光荣而伟大。在欢乐的词里，我们看见一朵朵美丽之花；在悲哀的词里，我们看见一缕缕的血痕泪痕。”

然而富贵繁华也好，悲哀血泪也好，这些都违背了李煜的本愿。他的最初的理想，是作一名远离尘寰、逍遥山林的隐逸之士。在《即位上宋太祖表》中，李后主说得很明白：

臣本于诸子，实愧非才。自出胶庠，心疏利禄。……思追巢、许之余尘，远慕夷、齐之高义。

意思说：当君王并不符合自己本来的志愿。自己的理想只是追步巢父、许由的后尘，作一个像伯夷、叔齐式的隐士。他为自己取了许多别号，自称“钟山隐士”“钟峰隐者”“钟峰隐居”“莲峰居士”，省称曰

“钟隐”。可知他心神向往的，完全是超越尘俗的山林生活。

南唐画家卫贤画了一幅《春江图》，李煜在上面题写《渔父词》曰：

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

一壶酒，一竿身，世上如侬有几人？

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

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

一叶扁舟、一枝钓竿，逍遥岁月，自在生涯。在对隐逸生活的歌咏中，透露出作者的人生志趣与理想。

然而人事就是如此的舛错而不可思议：有人处心积虑追逐君位而不得，有人真心诚意逃避君位而不能。显德六年（公元九五九年）九月，李煜的长兄、被立为太子的李弘冀突然因病身亡，李煜立刻便被封为吴王、以尚书令参政事。建隆二年（公元九六一年），他被立为太子。不到半年，中主李璟暴病去世，李煜继位于金陵，成为了南唐的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君主。

登上君位的李煜，他的生活情调是二元的：一方面，享受着富贵繁华；另一方面，经历着世事忧患。

先看享乐的一面。李后主的宫廷生活无疑是奢华的。他有《浣溪沙》词曰：

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金兽，红锦地衣

随步皱。

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

词中写的是通宵达旦的歌舞，香炉中不断地添加着燃烧的香料。舞女们在红锦地毯上轻盈地跳舞。配合着箫鼓的节奏，她们的舞步时缓时急。舞到急骤时，其中一位舞女的金钗不知不觉滑了下来。而后主呢，他是一边饮着美酒，一边欣赏着歌舞。后主的酒已经喝得不少了，有了几分醉意。他不时地拈起花蕊嗅着，因为传说花的清香可以解酒、提神哩！

后主又有《子夜歌》曰：

寻春须是先春早，看花莫待花枝老。

缥色玉柔擎，醅浮盏面清。

何妨频笑粲，禁苑春归晚。

同醉与闲评，诗随羯鼓成。

词中写的是在禁苑中赏花、饮酒、流连春光、击鼓赋诗的生活。传说唐明皇特别喜爱羯鼓（一种出自匈奴的乐器，又名两杖鼓），曾在内苑临轩击鼓，苑内桃李一时盛开，后世宫中便传为羯鼓催花的游戏。在李后主的笔下，一边是击鼓催花，一边是乘兴赋诗，这是多么闲适自得的享乐啊！

这就是李后主的日常宫廷生活：对酒观花，流连景物，欣赏乐舞，即兴赋诗。他精心布置了娱乐的场

所，尽量装饰美化生活环境。在后主观赏歌舞的亭院内，四周用大幅的红色销金罗制成幕壁，以白金玳瑁做成装饰品，又用朱色薄绢制成屏风，又在外面种上梅花，名曰“红罗亭”。每年的春盛时节，宫中栋梁、窗壁、阶砌之间，都用锦绣围裹起来，密插杂花，以供游览，名曰“锦洞天”。在庐山的佛寺中有一簇麝囊花，颜色鲜紫，号曰“紫风流”。李后主派人移栽了数十根，植于殿前，赐名“蓬莱紫”。每年七夕，这既是他的生日，又是乞巧节。后主总爱用红白绫罗一百多匹装扮为月宫天河的形状以供娱乐一夕而罢。

传说后主宫中所用的香料是特制的：以丁香、沉香及檀麝各一两，甲香一两，皆研成粉屑，取鹅梨汁蒸干焚之，芬芳满室。在内宫柔仪殿还专门设有“主香宫女”，焚香器皿则有把子莲、三云凤、折腰狮子、容华鼎等数十种，都是金玉制作而成，其奢侈之状可以想见。又传说李后主曾让宫女窅娘以帛绕脚，穿着素袜在六尺金莲上舞蹈，在莲花中用纓络宝物装点为五色祥云的形态，因而窅娘旋转的舞姿便仿佛有了凌云之态。这一风气流传到民间，便成为了缠足的陋习。

在这种富贵、繁华、尽情享乐的另一端则是对于国事的忧伤。事实上，后主即位时南唐的灭亡已经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了。在这种形势下，李后

主对于地处中原的宋王朝是步步退让，尽力委曲求全。即位之始，他就派遣使者北上汴京表示忠诚，说要“惟坚臣节上奉天朝”；“方誓子孙，仰酬临照”。不久又派大臣入贡，送去了大量的金银宝器，锦绮绫罗。据《宋史·南唐世家》记载：

煜每闻朝廷出师克捷及喜庆事，必遣使犒师、修贡。其大庆节，更以买宴为名，别奉珍玩为献。吉凶大礼，皆别修贡。

为了表达对宋王朝的恭顺，李后主还下令自贬仪制。我国的传统文化，历来最重名分，而李煜不避屈辱，自我贬抑。他将国主的诏书改称为“教”，将中书、门下省改称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改称为司会府，御史台改称为司宪府，枢密院改称为光政院，所封诸王一律降称为国公。这就取消了南唐政体的独立性，在精神与心理上向宋王朝完全缴械投降了。最为荒唐的是，当宋朝派来攻打南唐的大队军马已经出发、亡国在即之际，李后主还派人向宋朝廷献上了帛二十万匹、银二十万两，另外以买宴钱的名义献帛万匹、钱五百万，企图以卑顺与退让换得宋王朝的怜悯，维持南唐社稷的苟且存在。

时局如此，李后主心灵的痛苦也就可想而知了。据《新五代史·南唐世家》说：“煜尝快快以国蹙为忧，日与臣下酣宴，愁思悲歌不已。”

开宝八年十一月宋朝大将曹彬率领的军队攻陷

了金陵城，南唐政权宣告灭亡。

李煜成为了宋朝的俘虏、降王。这一年，他三十九岁。

岁暮时节，一个阴雨霏霏的日子，李后主率领着已经亡国的南唐公主、后妃及重要朝臣冒雨登舟，作为俘虏被押往大宋都城汴京。当舟船离岸、驶至江心时，李煜回头凝视他生活了将近四十年的古城金陵，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他写下了下面的诗：

江南江北旧家乡，
三十年来梦一场。
吴苑宫闱今冷落，
广陵台殿已荒凉。
云笼远岫愁千片，
雨打归舟泪万行。
兄弟四人三百口，
不堪闲坐细思量。

此诗一说是吴让王杨溥所作。同为亡国之主，他们的心情、境遇自然是可以相通的。

第二年正月，李后主一行到达了汴京。宋太祖赵匡胤在明德楼主持了受降仪式。为了表示君王的宽大之德，赵匡胤宣布赦免了李后主的罪过，赐予他名义上的右千牛卫上将军的官职，但是同时又给了他一个侮辱性的封号：违命侯。

从一国之君的尊荣华贵突然降为臣虏的卑贱屈

辱，对于李后主是一种难堪的人生体验。他被幽禁在汴京内的一座小楼上，门口有士兵看守着。事实上，李后主完全丧失了人身的自由，没有特殊的批准，他不能私自会见宾客。日常的生活只能是借酒浇愁。据曾慥《类苑》五十二引《翰府名谈》：

江南李主务为长夜饮，内日给酒三石。艺祖（指宋太祖赵匡胤）敕不与酒。奏曰：“不然何计使之度日”乃复给之。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如果连每天三石酒都不供给，幽囚中的李后主靠什么度日子呢？

又据《宋史·南唐世家》：

太平兴国二年，（李）煜自言其食，诏增给月俸，仍赐钱三百万。

此时的李后主已经完全失去了昔日豪奢的气派，沦落到靠乞求赏财以维持生计的地步。这对于他的脆弱而又敏感的心灵，是怎样的一种折磨呢？

最令后主难堪的自然是他的爱妻小周后所受到的屈辱遭遇。小周后于开宝元年被立为南唐国后，随李后主入宋后，封郑国夫人。宋人王铨《默记》一书记载：每次小周后随命妇入宫，必得数日方能出宫，而出宫后又必定大哭大骂一场。宋人于是画有一幅《熙陵幸小周后图》（熙陵指宋太宗赵光义），元人冯海粟题诗曰：

江南剩有李花开，

也被君王强折来。

这种羞辱与痛苦，对于李后主是绝对不能忍受的。结果是，入宋后两年又七个月，他就在汴京悲惨地死去，年仅四十二岁。

李后主的死宣告了一个悲剧故事的结束。它所寄寓的人生意义还有待人们去体味、去思索、去探求。

□人生态度

李后主自幼受着儒家思想的教育与艺术的熏陶，长大以后又笃信佛教。他的人生理念，便同时容纳了儒家的仁厚、佛法的慈悲与艺术家自由超越的精神。在人生态度上，则表现为重视社会伦理、讲求真诚自然以及宽容不争的处世风范。

李煜十分孝顺父母，尊敬长辈。他的父亲李璟因病去世，他恪尽为子之道：“居丧哀毁，杖而后起。”（《十国春秋》卷十七，《南唐本纪三》）他的母亲钟氏病重时，他早晚在旁侍候，衣不解带。母亲所用的药物，都要经过他亲尝之后再呈上。母亲去世，他更是极为悲痛。所以史书称赞李后主“天性纯孝”，而《墓志铭》说他“奉蒸尝、恭色养，必以孝（祭祀先祖，侍奉父母，恭敬和悦，遵守孝道）事耆老、宾大巨，必以礼（对待高寿的长者，接见大巨，态度上都符合礼数）。”

在对待兄弟的关系上，后主的情感也是极为真

挚的。他本来无意于君位，当上南唐国主后，对于手足之情更是看重。开宝初年，其胞弟李从镒出镇宣州，后主率领近臣为之饯行，作有《送邓王二十六弟牧宣城亭》其首曰：

秋山滴翠，秋江澄空。

扬帆远征，不远千里。

之子于迈，我劳如何！

接着，李煜又以兄长兼国君的身份对于胞弟一番规劝与教诲。他说：

夫树德无穷，太上之宏规也；

立言不朽，君子之常道也。

这是十分明确的提倡儒家立德立言的人生价值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李煜的理想，也正在遵循儒家的伦理规范，实施清正爱民的社会政治，同时保持个人立身品节的端正纯粹。所以他具体指示说：“无论民风强悍还是柔弱，只是有慈爱之心百姓就会诚心归顺；官吏无论廉正还是贪鄙，只要加强教导他们就能够一致向善。刑罚是政治的根本，一定要亲自处理；政治关系到百姓的生存福祉，一定要清明公正。如果执政大公无私，统率下属，奸邪谄佞的现象就自然消除了；对于善恶的用心一目了然，又怎么会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呢？他又告诫说：“要经常练习武功，把武将应该具备的美德

(指勇、智、仁、信、忠,谓之‘五材’)牢记在心。要知道学习是为了滋润自身的德行,所以一定要抓紧空闲时间(指三余:冬为岁之余,夜为日之余,阴雨为时之余),努力学习。不要饮酒无度,失去检束;不要荒于游乐,放荡不羁”。

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李后主其实很希望用圣贤之道来修身、齐家、治国的。他还有诗为胞弟从谥送行——

且维轻舸更迟迟,
别酒重倾惜解携。
浩浪侵愁光荡漾,
乱山凝恨色高低。
君驰桧楫情何极,
我凭阑干日向西。
咫尺烟江几多地,
不须怀抱重凄凄。

饯行的地点在绮霞楼,一些朝臣也遵旨赋诗。徐铉诗云‘满座清风天子送,随车甘雨郡人迎’,一时传为佳句。

后主还有一个胞弟从善,曾封邓王。此人器度阔大,尤其喜爱武功,在政治上很想有一番作为。建隆初年,朝臣钟谔曾经上书中主,批评李煜“器轻志放,无人君度”,而极力推崇从善的才能,意在拥立从善为国君。此事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中主李璟心中

对从善颇存好感。李璟刚去世时，从善又向有关大臣私问遗诏，遭到严辞拒绝。按照封建政治的逻辑，从善属于有觊觎皇位的野心，应当严密防范的对手。而李后主禀性仁爱，仍然待以手足之情，亲密无间，毫不在意。

开宝四年，从善被派遣前往汴京奉献贡物。宋太祖赵匡胤任命从善担任宋朝官职，并强迫他留住汴京，不准回到金陵。后主多次上书宋太祖，请求让从善归国，都不被批准。李后主因此而伤怀不已，他常常登高北望，泪下沾襟。宫中的四时游赏宴会，也都因此而取消了。在重阳节临近时，左右侍臣建议登高观赏秋色，李后主特地写了《却登高赋》以为答复。赋中写道：

原有鸛兮相从飞（鸛即鸛鸛，水鸟名。鸛原，喻兄弟友爱。《诗经·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嗟予季兮不来归（季，幼弟，指从善）。空苍苍兮风凄凄，心踟蹰兮泪涟而（踟蹰，心绪不安，徘徊不前。涟而，泪流不止）。无一欢之可作，有万绪以缠悲。

可以想见后主的性情，他确实是一个宅心忠厚、很重感情的人。即使是在政治上曾经构成威胁的人，他也能以真挚自然的态度化解其间的芥蒂，绝不因为世俗的权力纠纷去伤害自己的手足。

李后主对待夫妻缘分也是情真意挚的。南唐保